

## ※ 朱維錚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 ※

# 朱維錚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導言

蔡長林、史應勇\*

時光荏苒，朱維錚先生的音容笑貌和在學術會議及學術演講臺的風采，還時常出現在腦海，但驀然間發現，他已離開我們整整十個年頭。

朱先生的育人育學，真的可稱特色鮮明。讀書討論課一直都是由先秦到晚清，逐部經典進行閱讀討論，這與時下諸多文科導師只按自己的研究方向，指導學生只關注那一板塊和斷限內的文獻以及問題，有很大區別。朱先生多次批評，難道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就一定不要關注一八四〇年之前的歷史？難道一八四〇年之後的事就與那一年之前的歷史沒有關係了？他的這種學術理念和方法，啟發後學必須意識到，任何斷代的、微觀的具體問題研究，都不能掐頭去尾，將整體的問題割裂，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都必須在整體問題的觀照下入手，所謂「不足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足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這一認知，時下依然有許多學者並不能領會。

朱維錚先生是那種有人格魅力的學者，不同於一般的教書先生。這種魅力，一在於朱先生身上顯現出來的強烈的人格感染力；二在於朱先生在學術表述中每每顯現出來的鮮明的價值關懷與立場；三在於他與眾不同、才華橫溢的文風。學界人盡皆知朱先生對學生要求之嚴格，但弟子們也都承認朱先生在嚴格的同時，常常顯現仁慈的另一面，幾乎每一個學生都蒙受過先生的關懷。而朱先生快意恩仇、嬉笑怒罵一般的性格，每每會得罪一些人，但也帶來相當的感染力。朱先生去世後，一位學界朋友頗有感觸地說：「朱先生的去世，最大的損失，是學界少了一位敢說話的君子！」而朱先生在諸多學術表達中呈現出來的鮮明的價值關懷與立場，則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遺產。如果人文學科只有知識範式，沒有價值關懷和立場，人

---

\* 蔡長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史應勇，無錫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文學科的價值至少會減損大半，甚至會毫無意義。朱先生這方面的精神追求與價值立場，早在他的《走出中世紀》（第一集）中就已顯現出來。多年前，學界第一次讀到了朱先生的《走出中世紀》（第一集）時，強烈地感受到這部著作和慣常看到的頗顯學究氣的學術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像文學著作。學術著作可以寫成這樣嗎？當時似乎也聽到爭議。當多年後對朱先生的學術精神作深入領悟時，我們才認識到，《走出中世紀》那些斷想式的文字，不只是表現形式的新穎，更在於背後對於歷史問題和文化問題深邃的思考和價值追求，它的深度和感染力遠勝過傳統的資料排比式的學術形式，以及理論套用式的學術形式。朱先生關於如何走出中世紀的歷史考量，無疑隱含著作為中國人如何在精神上真正走出中世紀的探索。這種精神追求，使我們時常對時下諸多學界同仁所表現出來的將學術研究與寫作只當成計件一樣的生產任務、以此來換取勞動報酬，而毫無價值追求的態度，深不以為然，甚至頗為痛心。不少人刊發論著，只是為了成果與利益，與個人的觀點、立場和追求毫無關係，這實在是人文學科的悲哀！朱先生的精神追求，加上朱先生嚴密而又凝練、極具感染力的實證分析，成就了先生的諸多精品著作。關於朱先生的文彩，又是同道朋友們常常討論並爭論的話題。直至不久前，我們再次議及朱先生的文風以及與其他學者文風之對比。也有人並不喜歡朱先生的文風，認為意氣太多，甚至說讀後心情有些灰暗，劉夢溪先生評論朱先生的文筆「雄睨多士」、「使氣命詩」，大概就是指這樣的傾向。然而，誰又能否認朱先生身上有著可貴的稜角與「光澤」？（劉夢溪：〈學之諍友而士之君子〉，復旦大學歷史系編：《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朱先生之學術，已有許多學者著筆討論過。紀念朱先生的文字活動，在朱先生剛剛去世時已有過一次，那一次至少有五十餘位著名學者撰寫了相關緬懷朱先生和討論朱先生學術的文章（見上引《懷真集》）。時隔十年，《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再次出專刊紀念朱維錚先生，這將是一件嘉惠兩岸學林之事。感謝楊晉龍先生、鄧秉元先生、王東傑先生、吳通福先生、張鈺翰先生等數位卓有成就的學者的支持和撰文，他們的文字，是這次紀念活動最有價值的內容。